

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repeating pattern of stylized yellow flowers and leaves on a light cream-colored paper. The flowers are large and multi-petaled, with detailed outlines. The leaves are smaller and pointed, interspersed among the flowers.

曲 艺
革命妈妈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716.2
1438
389725

內 容 提 要

段大娘的三个儿子都参加了八路军，她本人也积极协助八路军与鬼子和汉奸作斗争。一天，八路军某部政委在她家养伤被围，她临危不惧，以她特有的机智勇敢掩护了政委，狠狠地打击了敌人。人们送给她“革命妈妈”的光荣称号。

4

曲 艺
革 命 媽 媽

张立武 王德安 刘 礼 著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济南经9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：3673

开本 787X1092毫米 1/36·印张 8/9·字数 18,000

1961年10月第1版 1963年11月第3次印刷

印数：13,001—15,500

統一書号：T10099·891

定 价：（5）0.08 元

革命媽媽

(西河大鼓)

—

表的是：日寇侵華真瘋狂，
到處強奸燒殺又搶糧。
只可恨蔣賊不抗日，
不把中國人民生命放心上。
共產黨領導人民打日本，
殺奸除霸保家鄉。
咱今天不把別的表，
唱一唱革命媽媽段大娘。
這一晚初更殘月高空掛，
秋盡冬臨地鋪霜，
儀陽莊靜悄悄地在山溝里睡，
朔風怪叫甚淒涼。
大街小巷無人來往，
家家都關門入了夢鄉。
只有那莊頭上蹲着一個人，
她就是白髮蒼蒼的段大娘。
她正聚精會神放崗哨，

忽听得远处叭嘒、叭嘒儿馬蹄声响。

段大娘断定是敌人来扫蕩，

一溜小跑回了庄。

一拐弯进了段家巷，

进大門回头又把門关上，急急忙忙进了上房。

上房里李政委正在床上养伤，

见大娘气喘吁吁口儿张，忙問端詳：

（白）“大娘，有什么情况么？”段大娘說：“李政委，敌人来啦！”李政委两道浓眉一立：“哦！情况怎么样？”“四周馬蹄响，看样子敌人把村子給围住了。”段大娘这么一說，警卫員王二青把眼一瞪，“噌”的声从腰間拔出二十响匣枪：“大娘，放心吧！来他个三十二十的还不够我点名的！”話音未落，通訊員小李来在政委床前一弓腰：“来，政委，他們打，我背你冲出去！”李政委摆摆手：“冷靜一下。前天咱摸了东关的碉堡，昨天又炸了他們九輛汽車，今晚来的这样突然，他們一定知道我們在这里。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摸不清情况，突围是非常危险的。”二青說：“那怎么办？”段大娘說：“冲是不行，別說不好冲，就是能冲出去，政委的伤势这么重，那怎么能受得了！”二青說：“难道咱还能瞪着眼等死嗎！”

大娘說：“鬼子是过路的旋风，停不住，要是黄皮子汉奸連庄也不敢进，你們快把政委背到南屋地洞里躲避一时再說。”两个人看了看政委，政委果断地說：“只好

如此。”又严肃地对小李說：“为了防备万一，你把这密件带着冲出去，一定交給队长；万一冲不出去，就把它銷毀。”

小李接过文件刚要起身，政委又說：“小李，你突围之后，三枪为号，一則我們放心；二則可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。”

小李听罢翻墙而过。二青即刻背起政委，跟随大娘进了南屋，只見大娘在东南角上掀起一个木盖，下边露出个盆大的洞口，二青和政委下了地洞。段大娘一面盖着洞口一面說：“政委，你們暂时受点委屈吧，我不叫你們，你們千万别出来。”

这时候，就听得外面的馬蹄声越来越近。段大娘急忙把洞口盖好，并在盖上蒙上了一层浮土，上边又扔上一些破布、烂衣的，回头一看，門后有个破筐，里边有个抱窝的老母鷄，也連筐帶鷄的压在頂上啦。这时大門嘭嘭嘭……嘭……，段大娘噗地一下把灯吹灭，拐弯抹角地进了上房，故意把衣扣解开，然后点上灯大声地問道：“誰呀？深更半夜的砸門！”

“段大娘，我們是从山里来的，是来接政委的。”

“什么山里的，地里的，这里没有什么政委，你們这些坑害百姓的猪崽子！到別处去找吧！”

“大娘，我們是八路軍！”

“我不管你們是八路还是九路。”

“他媽的，你开不开呀？”有个家伙沉不住气啦。

段大娘这才走出了上房，这时已有些家伙爬上了围墙，段大娘装着没看见，口里嘟囔着来到门口。开门一看，一溜明晃晃的刺刀把个小院围了个水泄不通，一群黄狗子堵住了大门。

段大娘借着月光看分明，
门外站满了鬼子兵，
正当中有匹枣红马，
马鞍上一人生的凶，
中等个、红脖子、黄眉毛、圆眼睛、仁丹胡子翻鼻孔、冬瓜头、脸发青。

左边挎着洋刀一口，
右边带着只“波朗宁”，他就是鬼子司令叫山松。
这个东西阴险毒辣无人性，
杀人如麻数不清。

也不知他欠了中国多少血债，
闻一闻两只手上都发腥。

在他身边站着一个人，
歪戴着礼帽穿着一身青，
小皮袄挽着袖儿毛朝外，
两把匣子攥手中，头脸长的真是叫怪形，
梆子头、绿豆眼儿、
鹰嘴猴腮鼻子红，老鼠耳朵直不楞。

段大娘一看心一跳，
原来是汉奸名叫王思成。

这小子头发梢上长疔疮，
脚底根儿上都流脓。

（白）簡直是坏透啦！
原先是仪阳村的伪村长，
如今是鬼子山松架上的鷹。
段大娘心里似明鏡，
不由的咬得牙根疼。

心暗想：早知道有这个孬种作底綫，
倒不如讓二青、政委往外冲。

（白）噫！
人間自古无絕路，
小車不倒就往上拥，
只要你抓不住真凭和实据，
管叫你猫扑尿泡落場空。
頂不济，豁上我这一条命，
亦要把政委的安全来保証！
段大娘想罢一陣主意定，
沉着冷靜把話明：

（白）“噢！我当真的是八路来啦，叫我差点罵出口来啦，有什么事呀？”

王思成这小子把枪口往上一翘，端了个平胸，凑近大娘一步，冷冷一笑：“老婆，你唱的不好，装的还不错呢，我問你，八路的政委在哪里？”

段大娘一听，真的是为政委而来，不覺心中一陣慌

乱，暗想：政委的判断，千真万确，亏了讓小李把密件帶走。但又馬上不慌不忙地說：“什么正委副委的，俺娘們家不知道这些。”

王思成把綠豆眼一瞪，把枪口朝大娘头上一指：“別装蒜，早說出来省得麻煩。”

“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！”

王思成把牙一咬：“你这个老滑头，不到西天不知佛爷的厉害！”說罢，一手抓住大娘的衣領，一手用枪頂住后心：“走！要是从你家里搜出来，我就崩了你。”回头又向山松一扭嘴，就見山松把战刀向里一摆，說了几句日本話，鬼子就嘩的一声闖进院子来。

鬼子兵听罢命令往院里拥，

如同豺狼发了疯，

一拥先把上房进，

到处里脚踢枪挑刺刀捅，

上房沒有又到南屋里找，

一次更比一次凶。

段大娘一見着了急，

心中不住暗叮嚀：

政委呀！你在下边可要忍耐呀！

千万沉住气，自己不要先露风！

就听得“七哩咔嚓”不住响，

地洞下面慌了王二青。

“噌”的一声抽出来了二十响，

扳开了保险机就要往上冲，

政委悄声忙制止：

“二青！”“呵？”

“盲目会把是非生，沒命令不准乱行动！”

二青說：“你听听，鬼子一定找到洞口啦，
再不冲要連累大娘受苦刑，咱們也怕活不成！”

政委說：“紧急时刻要冷靜，

必須把敌人情况分析清。

很明显，敌人还沒找到洞，

要找到他决不会再在上边乱鬧騰。

不逼到万不得已咱不动手，

到时候我自然对你下命令！”

王二青眼球滾了好几滾，

真象是猛虎暂时鎖进籠，歪着脑袋不作声。

側起耳朵仔細听，

忽听见大娘高声来講話，

象故意給洞里的政委把信通。

（白）当鬼子汉奸正在南屋翻騰的时候，段大娘故意高声嚷道：“那政委还是一針半綫嘛？沒有就是沒有，你看給俺砸的，还讓俺过嗎？”

王思成說：“你咋呼什么？你想过太平日子，就先把政委献出来，要不就叫你到坟里去过！”說罢，又翻騰起来。

鬼子們眼看快翻到洞口了，段大娘心想：糟了！喊

吧！和他們拚了吧！又一想：不！不能点火烧身！等他們掀开洞口也不晚！

就在这千鈞一发的时候，有个鬼子用刺刀往洞上一捅，“噗楞”一声，把几个鬼子汉奸吓的“哄”地退到門外。

“什么？什么的干活？”

王思成这小子更是胆小如鼠，吓的他“日”的一声窜出来，身子貼紧牆根，枪口对准屋門：“出来，出来，繳枪不杀！”

段大娘又惊又喜，心想：一只老母鷄就把杂种們吓成这样！又一想：洞里的二青和政委，別以假当真开了枪呵！接着大娘大声地說道：“連个人影都沒有，你叫誰繳枪？”

这时洞下的政委对二青說：“听見了嗎，敌人是‘自炸’，并沒发现洞口。”二人紧握着枪准备应付万一。

南屋頓然寂靜无声，鬼子山松用手电一照，只見那只大母鷄正在伸脖探头，小子一怒，“嘯”就在王思成腰上踢了一脚：“八格亚魯，进去再搜！小胆不要。”王思成“啪”的一个立正：“哈依！”才又进南屋繼續搜查。段大娘心想：还是不行呵！低头一把将老母鷄抓起来，故意高声喊道：“別怕，快上房跑吧！”接着把鷄往門外一扔，又說：“快跑，快跑，拿住你就沒命啦！”就这一喊，王思成在前，鬼子們在后，“轟隆”就冲出来了。

段大娘故意高声喊快逃，

鬼子和汉奸都发了毛，

忽啦啦持枪冲到院子內，

連声追問似狼嚎。

（白）“哪去啦？”“哪去啦？”大娘說：“那不是，它在屋簷上。”

孬种們都端起枪，隱蔽好，瞪着賊眼往上瞧，

但只見“撲楞”一声母鷄飞去了。

王思成立即怒火三尺高，

瞪着眼对大娘呲牙又怪叫：

“老东西，你叫什么快快逃？”

大娘說：“我就讓母鷄快快跑！”

小子問：“为啥說，跑的慢了沒命了？”

大娘說：“你們是吃的、用的全都要，

要是逮住它还不是得开水鍋里退它的毛！

穷人家拿着母鷄当宝物，

我还得喂着它下蛋卖錢度光阴，因此我放

它快快跑！”

只气得小子差点放了炮，

一掄枪就把大娘头来敲。

段大娘一陣眼花暈倒了，

王思成就覺得腿上“嘣”吃了一脚，小子急忙回头
瞧，

見山松“苦啦”“八格”的連声罵，

又用日語說根苗：

“我要用她把魚釣，

搜出了政委，再把山里的八路来清剿。”

这小子“哈依，哈依！”不住口，

点头挠膀又哈腰。

賊山松豆腐里头藏刀子，

哈腰亲自把大娘抄，

接着掏出布和药，

忙給大娘把头包：

“老大娘，你的不要怕，

皇軍对你很知晓，我已給你把气消。”

接着向王思成嘟嚕了几句日本話，

这小子才猪尿泡碰“葛針”气出肿也消。

（白）鬼子山松和王思成說了几句日本話之后，进了房，王思成把眼一瞪，冲大娘說：“走！”“哪里去？”“太君讓你到上房去一趟！”段大娘正盼不得早点离开这个险地，便跟着他进了上房。只見山松把战刀放在桌子上，笑瞇瞇地捋着仁丹胡看着大娘站到桌前，然后向王思成一咧嘴，叫王思成走开。他这才慢騰騰地說：“你的害怕的不要，他的心坏啦！皇軍的大大的好，你的說，八路的政委哪边的有？你的統統的明白，你的講，太君的金票大大的給，噯！坐下，慢慢的講，我的話你的明白？”

大娘装作不懂，說道：“不明白！”

山松隨向門外喊道：“王桑！”“哈依！”王思成进来，两个人用日語談了一陣，王思成便朝大娘說：“你說出政委来，太君給你錢。段老婆，这可真是万金难买的

机会，你不要不識时务呵，快說！”

大娘不慌不忙地說：“你叫我指山卖药呀，还是点河卖魚？”

王思成說：“你不要狗坐轎子不識抬举，你瞞得了別人，还能瞞得了我姓王的？”“这又不是一針半綫，我能把他掖在身上，插在哪里？昏見道道你都翻了，不放心你就再翻！”

王思成听罢，心中暗想：今天早晨还在她家，难道能上了天，入了地？小子正在犹豫，只听見庄外“啪 啪 啪”三声枪响，敌人一陣乱，王思成吓的往大娘身后边一躲：“山松司令，我們……”料想不到山松司令却不慌不忙地說：“不要怕，这枪声沒有目标，是敌人調虎离山計，这只能証明八路的政委还没出庄，你的明白，你要好好的向她要人。”

王思成听了把头一点：“是！”这时段大娘安然一笑，心想：好！小李已經冲出去了！

王思成說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大娘說：“我笑你，真八路逮不住，朝着我使起厉害来了。”

“你的唱工、做派都不孬呵！你把自己装扮成良民？”

“种地吃飯，你說我該算什么民？”

“你他媽的三个儿子都当八路，你說你算什么民！”

大娘說：“我的儿子当八路，我可沒当吧？他們干八路也不是我讓他們去的呀！”

“你为什么不管他們，为什么不向皇軍报告？”

大娘說：“你給日本人干，你爹媽管得了嗎？他們也向八路报告了嗎？”

这几句話問的小子张口結舌，他羞恼成怒，順手摸起鬼子的战刀，举了个过頂，大声罵道：“老东西，你要不把政委說出来，我就砍了你。”

王思成，举战刀，
大娘眼看命难保，
要知道大娘究竟怎么样，
歇歇喘喘紧接着。

二

汉奸王思成把脸翻，
举起战刀就要砍，
大娘抬起头来看，
賊山松直朝着汉奸瞪狗眼。
大娘想：鬼子要是不点头，
你呀，量你小子也不敢。

（白）大娘看着头上的战刀，不但不怕，反倒哈哈一笑：“嘿嘿，別說我不知道，就是知道也不告訴你，你有种杀吧！”

“你不怕死？”

王思成手举战刀怒气发，
只見他嘴歪眼斜咬黄牙，

段大娘不但不害怕，
說出話來象鋼錐：

“這世道黃皮子當權好人難混，
我早就盼死活夠啦。

可就是因為我三個兒子當了八路，
從來沒人敢把我殺。

今天遇到你胆子大，
我定要會會這個碴。”

段大娘二目一閉臉朝下，
倒吓的小子心里一“哈撒”。

手舉戰刀不敢落，
這一計又成了畫中的老虎鏡中的花，
小子一看心暗想：

好一個軟硬不吃的老狡猾，

越是她三個兒子當八路，

我越是不敢把她殺！

这小子正在犯猶豫，

賊山松走上前來把刀抓，

“苦啦！八格！一邊去！”

噓的一腳把小子踢了個“仰巴牙”。

王思成爬起身來想說話，

賊山松對他就把脾氣發：

“在城里你親自向我下保證，

說什麼來到就能把八路政委抓，

現如今就有她這一根綫，

你为什么又杀她？”

这小子胆小充胆大，

故意装着把脾气发：

“是八路家屬就該砍，

別說她一句实話也不啦！”

山松說：“滴水能把石穿透，

我这里自有好办法，

我們不是为了杀她一个老婆子，

是为了通过她，把山里的八路一齐抓，

你要是无故害了她的命，

我叫你的脑袋也搬家！”

賊山松說罢一番話，

慢慢才把刀放下。

（白）鬼子山松料到政委沒出庄，知道段大娘得給他送信，便向王思成嘀咕了一陣，小子点了点头，就对段大娘說：“喂！我們不走啦，就住在这里。你自己随便找个地方睡吧。段大娘一听，他們要在这里住下不走，就觉得头上“轟”的一声如同沉雷击頂。

段大娘如雷击頂轟一声，

不由得一陣暗思情：

虽料到敌人会用鬼八卦，

这可沒在我意料中，

他們在这儿住上一天半日倒好办，

怕只怕熬不完油不吹灯，
我不怕受刑拷打来逼供，
怕只怕时间长了走漏了风，政委在洞里受苦情。
姦种們不光住下还撵我走，
我走了这掩护任务誰担承？
罢罢罢来有有有，
我不去西来不去东，
我不能离开这里到别处，
一定坚持跟这帮豺狼作斗争，随时給政委把信通。

反正小李已經脫了险，
不几日大队总得来摸他的营。
段大娘想到此处主意定，
才冲着这小子把話明：

（白）大娘說：“你們愿住就住，这么冷的天，我哪里也不去。”王思成本想讓她出去，好暗暗跟踪找个綫索，沒料想到她不躲，接着就向山松嘀咕，山松一点头，小子才又对大娘說：“你是舍命不舍財呀！就在东墙根儿那个小棚里睡吧！”

大娘說：“我还得拿点盖头呀。”

“嘿嘿！盖头，我还得鋪呢！”

段大娘知道多說也沒用，瞪了他一眼就走到棚子里坐下了，抬头朝里屋一看，只見两个东西交头接耳嘀咕了一陣，山松就到暗处里去啦。王思成打了个呵欠，伸